

### 第三個十年慶

王錫璋 國家圖書館參考組主任

這天，在 153 值班櫃檯後面，看到一個滾輪式的打字機座，不禁有點面熟。俯視著這座桌面已是斑駁鏽跡，又不知被誰用黑色簽字筆塗鴉、劃線的打字機座，我終究認出了---這是我 25 年前初進本館時所用的英文打字機的機座。

而那部老舊的打字機，大概早已報銷了，只剩這機座還被同人們拿來廢物利用罷！看起來，可放大茶壺或當小乖乖，上面堆東西推著走都可以。

我 25 年前用的打字機，年輕同人可能有些都沒見過；但你如果去看過〈搶救雷恩大兵〉這部以二次大戰為背景的电影，片中美國軍方在發信給傷亡家屬的那種見得到鍵根在跳躍的打字機，那就是民國 67 年我在中央圖書館用的；宛如二次大戰時，美軍步兵使用 M1 步槍，三十幾年後，我在鳳山步校受訓時，還是使用 M1 一樣。

那時國內經濟還是困窘，但已有一股蓄勢待發的銳氣在醞釀的時代；我在 67 年 4 月 1 日進入植物園內的中央圖書館，正好感受到這氣勢交替的風雲變化。我在傍著拱橋蓮池的的二樓採訪組辦公室，用著那部破舊的打字機打著外文書單，準備發訂單到國外；然後「雁來音信無憑，路遙歸夢難成」般地等著國外好久才會來的書商回信；另外，也得準備發文給新聞局、財政部錢幣司等辦理結匯事項；夏天裡，因為沒有冷氣，我揮著汗水拆開寄到館裡的書箱、包裹，一邊要預防桌上的發票、信件等被電風扇吹走，（25 年後，同樣做外文書採訪的廖秀滿或蔡佩玲小姐，她們的環境是冷氣有時嫌強些，電腦是液晶的，訂單用網路一發，幾秒可到書商那裡.....；環境、設備好太多了，但她們雖然不必像我拆書箱因沒冷氣而滿身大汗，她們的汗水卻是流在心裡---雖然這五、六年館裡購買文書的經費逐漸被刪減，但因著採購法的實施，她們的文書作業增加太多了）。



王錫璋、吳碧娟在舊館大門前合影（67年）

事實上，內人吳碧娟比我早一年到央圖，民國 66 年她在期刊股做西文期刊採購兼管理（那時的期刊股從採購到閱覽、典藏是一貫的，但卻都屬於採訪組）時，假日我常被迫當義工去幫忙她到書庫整架、移架的，因為她說西文期刊合訂本又重又厚，需要男生幫忙。期刊股長辜瑞蘭對吳小姐說：「妳的未婚夫來幫忙整架，是不能報加班費的」；這大概是我第二年到央圖的原因之一罷！希望我退休時，人事室記得把我先前來館的整架日子也算一下。（可能嗎？只能說笑罷！）

在期刊書庫整架，當然也沒冷氣，動輒滿身大汗；可我還發現「擁擠不堪」才是最大的困擾，調架、移架都非常吃力又費功夫。我到採訪組以後，也經常跑閱覽組書庫，發現問題也一樣；這才知道綠瓦紅牆、花木扶疏、迴廊曲徑的幽雅央館外貌下，潛藏著館員工作中不能負擔之沉重。

但好在剛上任的王振鵠館長立即展開長程的新館遷建計畫，讓我們在藏書空間侷促的不安中，仍然看得到希望的願景。民國 67-75 年間，大家一面在因著國內經濟逐漸繁榮而得以逐漸改善的環境中----如有了窗型冷氣了、有了各組專用的影印機了，還有，像我也可以換一部電動打字機了.....，這樣安定而求發展的工作。

這段時間，不僅我們館裡有「推動圖書館自動化」、「成立漢學研究中心」和「遷建新館」等三大圖書館史上里程碑似的成就，外面的圖書館界也有突破性的發展---如各縣市的文化中心紛紛成立了，更朝著一鄉鎮一圖書館規劃中。而我們圖書館也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氣象，只以我負責的西文圖書採訪經費而言，就像當時的公務人員薪水每年總會調整百分之十上下左右，使我不致為每年會漲價的西文圖書發愁；認為重視外文圖書才能使我們立足於學術圖書館的王館長，不僅經常節省其他經費來支援採訪組，有一次更趁著漢學中心成立，向上級爭取了兩千萬的經費給館裡買外文漢學圖書；他自己也常閱讀 Library Journal、PW、American Libraries 等選書刊物，幫採訪組挑選適當書刊。如果只爭取經費，忽略了人員，那反會累了館員；王館長了解這點，所以他也用了不少辦法，使本館的人力在新館落成時達到高峰；我們有因應漢學中心成立的許多約聘人員，有因應新館工程小組的許多約僱人員；還有一些基層工作主力的額外編制人員，但他尊重他們的工作，不會以「臨時人員」稱呼他們，還建立了一套升遷有序的名稱，儘量讓他們有精神上的歸屬感。還有一次，館裡一口氣進用了13個高普考人員（當今宋美珍、鄭玉玲、簡耀東、歐陽芬等都是這批館員之一），他們原本是二月一日要報到的，但細心的館長發現，如果提早一天報到的話，這一年他們就有考績了，因此他要人事通知大家一月三十一日來報到。如此的細心、體恤屬下，也難怪當時許多人都想進入中央圖書館了。

所以南海路舊館時期，儘管物質、環境條件不能與今日相比，但亦有其人文精神和幾許溫煦存在。我在那裡度過了八年時光，朝朝暮暮走過植物園，看盡荷塘四季的容顏變化，而在鳥啼蟬聲的採訪組辦公室，我用打字機敲響我的工作，也讓長官的學養和為人處事敲開我的心智；正如作家朱西甯在《八二三注》這本書所說：「我們擦亮著槍，正如我們擦亮著我們的日子」般。

搬入新館，氣象一新；記得我們剛踏進新開放的參考室，對開闊和新穎的空間，盈滿於心的是震撼和感動，幾個月遷館工作的辛苦終究有了代價。我對當時籌劃搬家的幾位同人，印象也非常深刻，他們的能力和精力也讓我學習很多。新館伊始，引進不少年輕同人，圖書館可說兵強馬壯，運動風氣又盛，75 年到 87 年間，教育部每年舉辦運動會，我們圖書館組成的「教義隊」，在大隊接力和桌球比賽，甚至於總錦標都經常勇奪冠軍，許多同人在那幾年得到的獎品—毛巾、肥皂等，用到現在都還沒用完；參加運動會所發的運動服和球鞋等，在衣櫃和鞋櫃裡也還看得到，這些衣物，似乎也代表那十年間國家經濟的繁榮，而本館在新館以後幾位館長任內，也不斷在館務推陳出新；其間如楊崇森館長成立輿圖室、法律室；曾濟群館長推動 NII 和遠距圖書服務並促使本館新的組織條例通過；而莊芳榮館長成立輔導、資訊、參考三組，並促使圖書館年鑑一年一編.....等都是館史上值得記上一筆的卓著貢獻。



參考室同人在諮詢檯合影 (86.4.1)

搬到新館，我轉換跑道，在參考室工作。參考工作其實是一個團隊工作，大家輪流值班參與諮詢服務，又依據自己專長分配一些可以發揮自己所學的工作；而在同人相互互動中，又可學習到他們的知識和專長；十幾年來，曾在參考室共事過而教導過我的，以在一起奮鬥幾達 15 年的莊健國先生（要不是其間有一年半我們分別被調回採訪組和調到期刊股，我們可說是在參考室最長相左右的人）最讓我受益良多，我有一點兒電腦和管理皮毛知識，還是從他那裡學來的；其他前前後後指導過我的同人，還在館內的有宋美珍、劉美鴻，錢月蓮、孫秀玲、嚴鼎忠、鄭寶梅以及現任的鍾雪珍、王明玲、杜立中、李彩燕和諸多其他的助理和工讀生朋友們；即使 87 年以後，我因年歲最大，被迫成爲一組之長（所謂元老罷），我還是敬佩他們的學識能力，也感謝他們曾有和現有的協助。當然，我調回採訪組那一年半，我也得到蔡佩玲、廖秀滿，陳德漢、簡耀東等同人的教導和協助，我也時時刻刻懷念他們，即使只有短暫的共事。

今年本館慶祝 70 週年館慶，才想到已在本館度過第三個十週年慶。民國 72 年五十週年慶時，在南海路舊館的庭院中，我們有一個全館同人的夜色下的晚宴，大家舉杯互祝，同人淺談聊敘，那份溫馨仿佛還似昨日，想不到第三個十年慶又來了，我好像見到二十幾年前，自己的大女兒丹怡還在咿咿呀呀學步時期，在舊館古色古香的紅門前舉步維艱地衝衝撞撞，而今她已大學畢業並身爲人師了；我的青壯歲月都賦予圖書館，而圖書館也帶給我許多，生命，生活、成長都是。

要是說有甚麼感想，我還是如六十年館慶館訊特刊時所說：「國家圖書館是首好歌，雖然我不是個善歌者」……同人當會發現，這句話只有中央圖書館改爲國家圖書館而已，正符合世間「變化中自有不變」的道理。